# 皇明經世文編

#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選輯
陳增齡鶴朋　參閱

## 丘文莊公奏疏

疏　丘濬

### 訪求遺書疏　遺書

臣前此上疏，欲將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奉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臣見本

書內備規制下圖籍之儲、有云人臣爲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是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于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葺整比之使其至今日而靡墜放失焉後之人惟厥所由豈不歸其咎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以是爲先務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

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齧。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敕內閣大學士等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於吏典班匠人等、逐廚開盤、將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全或欠、或多或少、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每部若干

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爲案卷永遠存照臣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塗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秘。扃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

今內府所藏類多散失缺闕。之臣亦不暇問聞有言及者同輩以。爲迂而笑之明。天子方右文招置才學之士或命使者分道訪購亦盛事也

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致于湮爛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有所考校。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體 聖祖詔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其間條目雖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惟此則萬世之事。故首以此上請。而條

列合行事宜于後、一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我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今皆不知何在）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兩京國子監雖設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

累朝頒降之書。及原貯書板。別無其他書籍。其官幾于虛設。請于內閣見存書籍內。查有副餘之本。各分一本送兩京國子監典籍廳收掌。仍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南京司禮監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內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疏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虧補。其止有一本無副餘者。將本書發下國子監敕祭酒司業行取監生抄錄。字不必工。惟取端楷。錄畢散各堂教官校對不許差錯。每卷末識以謄寫監生。校對教官銜名。其師生只照常例

俸廩別無支給。挨次差撥如常。合用刋字摺背刷印匠作及紙筆之費。行各于衙門量為撥辦。不限年月。書成裝釘。陸續送兩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而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一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超出萬古帝王之上。御極三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宸衷御扎。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也。今班行天下者惟　皇明祖訓大誥三編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文雖已編輯。刻板藏在内府。天下民臣得見者尚罕。今編類在内閣書目者。

有御註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戒錄。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之訓等書是皆我聖祖精神之所運。心畫之所形。手澤之所沾溉者也。存之足以範百王。垂之足以鑑萬代。其間雖或有成於衆手。何者不本於聖心。若夫所謂 大明帝記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則又當時儒臣纂成卷帙者也。今皆藏在內閣天下民臣。

無由得見。臣竊惟前代帝王。有我　聖祖制作之一二。爲其子孫者莫不寫之琬琰。須布天下。傳之將來。以爲父祖揚名。而我　聖祖之功之德萬世如見。固不假乎言語文字以傳。然　聖子神孫繼述之孝。顯揚之心則有不容已者。臣請敕　大臣督領翰林官屬將秘閣所藏。已成編卷者逐一校對無差。雕印須行。若其辭語近質。不可行遠。卷帙浩繁。難以盡布。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事例倣唐人貞觀政要體製將前項書籍摭

其旨要。舉其宏綱。分門別類。以成一書。命工刻梓。頒布天下。垂憲後世。俾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朝廷用以資治。則 聖祖之聖德神功。與六經而並行。同天地而長久矣。一 漢唐宋創業之君。承亂離之後。莫不先收圖籍。中世以後。稍有散亡遺闕。輒遣使分行天下。括訪。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雖以五代亂離之世。尚且不廢。況今百年承平。內外無事。國家猶有餘力。採輯佛道之書。以爲藏經。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徧賜天下寺觀。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

況此儒家經訓書籍。乃自古帝王傳心之要。經世之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存。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具。烏可容纖微之費。而不爲經久之計。以貽千古之永歎哉。臣請敕內閣將考校見有書籍。備細開具目錄。付禮部抄謄。分送兩直隸十三布政司。提督學校憲臣。榜示該管地方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并書坊書舖收藏古今經史子集。下至陰陽藝術稗官小說等項文書。不分舊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係內閣開去目錄無有者。及雖有而不

全者許一月以裹送官其有王府處啓知借録多方差人詢訪設法蒐來期於盡獲無遺行仰所在有司將各處贓罰紙劄并給官錢措辦筆墨之費分散各處儒學生員謄寫惟取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許潦草失眞就令各學教官校對既畢以原本歸主不許損壞不還其所得書目先行開具陸續進呈通行各處互相質對中間有重復者止令一處抄録録畢裝成卷帙具本差人類解赴京一自古帝王藏國史於金匱石室之中葢以金石之爲物堅固耐久非木土比

又能扞格水火使不爲患有天下者鑿石以爲室錮金以爲匱凡家國有秘密之記精微之言與凡典章事跡可以貽謀傳遠者莫不收貯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處心積慮可謂深且遠矣後世徒有金匱石室之名而無其實典守雖設官藏貯雖有所然無禦灾備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測之事出於常慮之外遂使一代治體事功人文國典因而散失後之秉史筆者無所憑據往往求之於草澤訪之于傳聞簡牘雜存眞贋莫辨非但大功異政不得記載而明君良臣

嘉靖中遇災肅皇帝命救者先取永樂大典急遷之其後遂命錄二本此書之存肅皇之功也

爲人所誣捏者亦多有矣是以古之君子憂深思遠者恒於無事之時爲先事之慮當平寧時無故而爲急切之語固若不識忌諱者然原其心則不失爲忠愛之深也仰惟我朝得國之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列聖相承承平百餘年聖德神功如天地日月巍乎煥然所以傳之天下後世者惟賴乎實録之書今内閣所藏者 太祖高皇帝實録一部二百五册寶訓十五册 太宗文皇帝實録一部一百三十四册寶訓十五册 仁宗昭皇帝實録一部二十一册寶訓

六冊。宣宗章皇帝實錄一部一百六十冊，寶訓十冊。英宗睿皇帝實錄一部三百六十一冊，寶訓十二冊。憲宗純皇帝實錄一部二百九十三冊，寶訓十冊，與夫藏在內閣每朝又各一部。此外別無他本（今流傳民間者多矣，要之本無秘事，不若聽其流傳也）。夫既無金石藏書之具，又無名山藏副之制，臣愚過慮欲乞朝廷於文淵閣近便去處別建重樓一所，不用木植，專用甎石，甃砌爲之，如民間所爲土庫者，收貯緊要文書，以防意外之虞，乞敕內閣儒臣計議，督令內閣書辦中書舍人等官，遇其理辦本等文書，稍

有暇隙，不妨本職，分寫累朝實録各一部，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銅匱，度於樓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一應干係國家大事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焉。其制勑房一應文書，如詔冊制誥勑書等項，草撿行禮儀注應制詩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録，亦令書辦官員遇暇陸續抄録，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鐵匱，貯於樓之下層。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皆附焉。如此，則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信而無

疑國家之典章垂百王遞沿襲而有本矣議者謂文書浩大書辦人員數少歲月易邁何時訖功臣請樓成之後先將合貯文書之見有者權寘其中待後陸續寫完新本易出舊本仍貯故處以備考用　太宗皇帝當多事時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學者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輕伏乞睿照一藏書之所分為三處二在京師一在南京則是一書而有三本不幸一處有失尚賴有二處之存其在國子監者如內閣例盛以廚匱寘于典簿廳載道所中責付典籍

掌管。祭酒監丞等官時常提調監護。然惟掌其外門之鑰。及爲水火盜賊之備而已。若夫厨匱鎖鑰。則收在內閣。每歲三伏日。如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類。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赴國子監曬晾書籍。因而查算畢事。封識扃鑰。歲以爲常。南監鑰則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書給酒食。亦如北監之例。皆不許監官擅自開匱。取書觀閱。并轉與人。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旨。違者治以違制之罪

## 兩廣事宜疏　兩廣　丘濬

臣謂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總兵顏彪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自其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虜掠、而民之財力始大屈、自其殺平民以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日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攻與戰、則在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遥度也。葢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當困之、何也。廣東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居民之無

所依歸者爲之驅脅耳使廣西之征徭盡歸巢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逐之也廣西之賊非不欲一鼓直抵其巢穴獸彌而草薙之但山逕險狹雖有百萬官軍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坐困之也一逐之之策蓋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方相去或一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遠至千里我出此則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廻避迄難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爲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慶府之

新興迴陽江抵高州府界擣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由間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由欝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府四路之兵俱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搜極追且招且勦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此亦約其大畧而已若分兵之或多或少遇賊之或邀或伏又在臨時處置一困之之策蓋廣西猺寇處處有之惟潯州九藤峽爲大大者旣困則小者不足平矣峽前臨河

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猺刁耕火種蓄積有限況所耕之田盡在山外大軍四面分守截其出路彼既不得虜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皆自斃矣若然其餘龍山栗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一向倚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蓋由每年霜降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穫糧穀充盈勢不能困今大軍須以七月至彼分兵亟出蹂其青苗使之秋成無望出其不意先奪其氣然後次第修葺營壘以為久困之計不然則今年為徒行矣一

屯軍久守所慮者春夏之交瘴癘大作宜于四月還軍潯州沿江一帶分屯至七八月間仍復屯守一令之賊徒所以倍蓰于前者其禍起于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賴以為已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四顧無倚不幸為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須刻之命賊刼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灰奔則棄之以遺官軍

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大軍既至，其眞爲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爲賊矣。興言及此，誠可憫傷。今之爲總帥者，宜深以前事爲戒。既至宜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明言前人之失。必不效尤。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于軍前，指天爲誓，使其坦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跡，若能翻然改過從善，亦

曲加寬貸。或許其殺賊贖罪。一兩廣之人。衆口一詞皆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蓋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于賊也。蓋總兵等官帶去旗牌。及撥夯報效等項名色。志在貪功營利。非眞欲圖補報。其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刼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多致將領不協。軍士離心。至如達軍。雖曰鷙猛。然性頗淳朴。所以誘引爲非。皆出此輩。今旂牌等官宜于見調官軍選用。其餘假以試驗報效爲名者。一切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征官軍一

例差遣。一廣州府爲兩廣根本。無廣州則無廣東。無廣東則無廣西矣。尤宜加意撫綏。令兩廣用兵。百需皆出於此。若復不鉗制旂牌違軍。使其又如前日多方擾害。切恐有意外之變。又不止若徭賊而已。一以夷攻夷策之上也。廣西左右兩江土官衙門。自來皆服調遣近年總兵處置失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一員齎敕獎諭。使之加倍進兵。功成之日。重加陞賞。給以誥命。一所調各處土官既至。宜厚加犒賞。俾其各認地方從所徑便自抵賊巢所得

賊財盡以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及所俘獲賊屬許得變賣則人自爲戰勇氣百倍矣一廣西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爲艱得。宜嚴立私販之禁。量爲功次等則以爲賞勞士兵之資。一賊中放回被虜軍民或知賊情地勢。宜送軍前用爲嚮道。其被害之人。有欲報讐。編爲義兵。隨軍調遣。盖此賊猖獗。今餘十年。狃于常勝。驕恣已甚。征勦依山據險乘間竊發。今則披氊乘馬。張旂鳴鼓。畧無忌憚。舍所長而用所短。此天敗之時也。且其徒素無紀律。不相統率。一酋死。一

酋立。非若宋之儂智高。元之黃聖許之徒一敗卽散者之可比也。官軍來則入山潛避官軍去則仍出刼掠。其爲民害。罔有紀極。今日之衆如病劇而服附子。安危所决。倘軍行未久卽慮餉運之勞瘴癘之毒。稍有所獲便議罷兵。則亦無異于前日之顏總兵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　參閱

## 青谿漫藁

疏　　倪岳

### 祧廟疏　祧廟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

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
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
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
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
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祖
爲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
之者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追
至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

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于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于禮有加。近欽天監

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 憲宗純皇帝神主
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
安奉于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即所謂
毀廟之主藏于太祖之廟于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
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源也姜
源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
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
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
廟茲者恭遇 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于奉

先殿傍近宮室改為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宮于祔葬畢日暫奉神主于茂陵獻殿以祠　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典禮。

## 正祀典疏

正祀典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

凡載于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我 國朝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改正祀典、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

端之徒，轉相鼓扇，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天地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于今日者也，伏乞　聖明敬事天地，享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舍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旣可允合乎　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致乎　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

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爲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正大之神漢壽亭侯宋文丞相俱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爲辨析務加考究以正萬年之祀以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

矣。至于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邇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　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

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為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即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于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夫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内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

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崇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王、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日、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

之禮而入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于六月二十四日于義何取至于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橦帝君者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橦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橦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

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勑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橦以孝德忠仁顯靈于蜀，廟食其地，于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于文昌之星，與梓橦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傅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于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于靈蓬雲臺峰，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

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宗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太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眞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眞人之封，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米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

類、朝廷不能討、就拜爲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家可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汀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斸薪供養、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

祠于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國朝宣德中、敕建太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于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蝓、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大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蝓蛇、乃凡蛇耳。所謂東岳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岳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上下有廟、自黄帝以來、封禪者七十

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爲東岳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大嶽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瀆無據、所謂北極佑

聖眞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眞君者眞武神也眞武本玄武宋眞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眞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爲眞聖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眞武靈應眞君及考圖誌乃云眞武爲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

殊爲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爲多、 定鼎金陵、乃于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 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于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 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嘗範金爲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繚、上則熒

慼聖聽、糜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眞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眞君、則王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眞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

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眞人為崇恩眞君王靈官為隆恩眞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眞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

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傅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况近附體降神者、乃欽發支軍顧珏顧綸之父子、爲鄙褻尤甚、禱祈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眞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眞人也、眞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効、或

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于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酒掃，又于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眞人、玉闕眞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眞君、玉闕眞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眞君、玉闕隆福眞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鬼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昰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邇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

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　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眞錄及國朝

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徐眞人之父母金闕玉
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眞
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
助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眞人母淑善
仙妃許氏眞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
爲眞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
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
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祐元君毎歲萬壽聖
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

之祭皆因二眞君一時禱應之切故推及而崇奉之
如此夫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弒主殊
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並受隆名
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謂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
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
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
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
其爲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之

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旣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復爲煩瀆之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俱合罷免。

傳奉疏　崇王來朝

弘治八年七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太監鄧敏。傳奉

聖旨。　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

欲得一見便爲勑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外中外臣民伏聞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朝廷舉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崇王來朝揆之天時人事俱有未便者三焉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于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爲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

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殆三之二、其爲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仰給、萬一賊盜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此其未便者二也、況二年之間、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于今日之急務、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伏惟　皇上欲以仰承　聖祖母慈愛

之情。必先念　祖宗社稷生靈之重。委曲奏請、暫免來朝、此則天下之公義、非可以一時母子之常情論也、且親王來朝、國有舊制、然洪熙宣德年間已鮮舉行、英廟復辟之初、一詔襄王來朝、固以篤親親之誼、實以慰嫌疑之心、由今而言、已非常例、況今天下奏報災異、驚駭見聞、禍變之生、誠未可測、正宜上下交相修省、用回天意、親王與國同休、尤當慎守封疆、以固藩屏、豈可輕動、重貽憂虞、伏惟　皇上至孝通天誠敬篤至、以是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享天下之養

萬壽無極。崇王親愛所托。恩禮隆重。亦無以加。今果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既來朝則不能遂去可慮在此）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廑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極矣。所有崇王來朝。事體重大。關係非輕。伏望　皇上追寢成命。請命

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遣親信內臣厚齎賞賚。往覲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弘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本日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　朕承順　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了罷。欽此後復

奉　旨免王來、

止夷貢疏　　夷貢

撒馬兒罕地面阿黑麻王、差使臣哈只火辛等齎送獅子等件、從海道滿剌加國前來進貢、除將獅子、鸚鵡行屬支給官錢買辦餵養及差委的官員同來番使人等管送赴京外、查得成化二十年、本地面差人從陜西赴京進貢獅子駝馬、本部查得舊例、議擬題准、特賜番王阿黑麻并伊妻男各色紵絲紗羅絹布一百九十餘疋、賜獅子駝馬價彩叚共六十八表裏

給賜加賜、使臣帕六灣馬黑麻等彩段共七十三表裏、銀一百七十五兩、衣服絹疋、數又不貲、似此從厚賞賚、各夷猶且心無厭足、節次奏擾不已、又蒙欽賜路費銀兩、後各夷領賞事完、要從海道回還、蒙 憲宗皇帝特旨、准從海道回去、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蓄、留之于內、既非殿庭之美觀、置之于外、亦非軍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前項銀幣等件、俱係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眞僞、皆未可

辨借使是眞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眞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啟夷人窺伺之心殆非所以發揚　聖德補益治平也臣等竊爲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爲處置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倣倣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姦黠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至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却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

我　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　勅諭止朝鮮白鵲海青之獻、　皇上踐祚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騷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却令帶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爲　聖德恭儉、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等伏覩　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爲　聖德之累、但恐又

以先年事例爲言、容其到京、經過道途、則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西甘肅驗放起送郎令見一起哈馬力丁等一十八名到京爲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同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詭稱本地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眞僞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無陝西、又從海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帑、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

啓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却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伏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詭冒之奸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按、及合屬司府官、就于所在官司支給官錢、量與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脚力、送回廣東、量與賞賜、嘉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爲修理、着令撑駕回還、仍請勅一道、曉諭阿黑麻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

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路赴京。爲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醜。知明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俊良。益修政治。邊域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狰獰夷獸。亦何足以爲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太監韋眷。都御史秦紘。安遠侯栁景。俱係内外重臣。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眞臘暹羅滿剌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該于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

此與蘇軾知杭州却進金塔事與論高麗貢書二事處置頗合

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幷詔旨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黎究，奉

聖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况番使奸詐，又不由正路而來。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當治罪，且都饒他這遭，還行文與他每知道

止給度疏　　度牒

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該額設三萬七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餘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三百六十餘萬、可勾京中一年歲用之數、況有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且又不當本等差役、可謂食之衆而爲之不舒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于寺觀

者。不如其幾何、民食不足、府藏之空、職此之由、若不
通查僧道之數、以示再度之禁、則遊食之徒、何有紀
極、如蒙乞勅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觀、共若干處、
僧道共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
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
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無故
再言度僧者、許六科十三道官糾劾拏問等因、前件
本部查得永樂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今後爲僧道的、府不過四十名、州

不過三十名縣不過二十名額外不許濫收續于天順二年五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英宗皇帝聖旨今後有願爲僧者務從有司取勘戶內三丁以上年十五以下方許出家如額外有缺許照正統十四年榜例保送赴部考通經典然後給與度牒仍定與則例亦以消其貪競之心使知法度每十年一次開度許照缺依期來關敢有故違悉發邊衛充軍又查得成化二年給度過僧道一十三萬二千二百餘名成化十二年一萬三千三百餘名成化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五百餘名爲因十年一

度兼且各處納銀賑濟等項多有不查額數不由有
司保送一槩請給以此額外增添數將十倍是以軍
民之籍日削異端之徒日盛侵奪民食耗費民財其
爲治道之蠹莫此爲甚誠有如都御史馬文升所言
者合無准其所奏行移兩京僧道錄司并各布政司
直隸府州縣各邊衛有寺觀去處通查給度過僧道
共若干備造文冊送部存照以後各年有爲事病故
等項追繳度牒者照名開除仍將十年一度之例請
乞停止待後各處額數不足之日方許所在官司照

依額內名數起送赴部考中給與度牒再不許內外衙門指以救荒納粟為由奏請給度庶得不致虧損國體僧道官亦不敢貪圖僥倖敢有故違許科道官糾劾拏問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准議已經欽遵通行去後到今數年之間各處文冊少見繳到誠恐無知小人止以十年一度為期不知已有前項禁例以致各處僧道行童互相扇誘輒便預先來京潛住各寺宮觀投禮僧道官住持以圖至期可以鑽緣請給一時不免蚕食京師將來米價日漸湧貴未必不

由于此查得成化十二年節有奏准照期出榜禁約僧道不許來京騷擾事例理合早爲照例查處案呈到部看得天下各處地方災傷數多民不聊生盜賊竊發劫財殺人在在有之中間　到賊徒多有僧人在內皆因先年給度泛濫所致及查先該錦衣衛指揮朱驥等奏稱奉勅巡捕盜賊今爲盜之人多係各處無籍僧徒晝則沿街乞食夜則相聚劫掠得贓即分各行遠遁雖有巡捕人員無從追捕等因奏行都察院出榜禁約此爲明驗況天下僧道額數不過三

萬有餘而成化年間所度已該三十五萬有餘此非天地別生一種之人不過出于軍民匠籍之家即今天下軍衛有司工役衙門軍多缺伍匠多缺役里甲雜冊日見凋耗皆由此等之徒躲重投輕捨此入彼若不早爲限量將恐天下之人皆流而爲僧道之歸其爲貽患不可勝言合無本部查照先次奏准事理及累朝奏有欽依事例通行天下司府州縣掌印官督屬查勘原先給度過僧道數目見在若干事故等項若干比與欽定額數有無多少務照先次奏准事

違造冊繳報，除額數尚多去處外，果有額數不足去處，許待豐年有收之日，徑自具奏，本部查照成化十二年奏准給度事例，另行奏請定奪施行，仍要通行禁約，各處寺觀僧道行童，不許指以請給為由，預先來京攙擾，各該關津把截去處，嚴加盤詰阻當，仍行錦衣衛五城巡視監察御史，嚴督各兵馬司僧道錄司，逐一挨查，各處寺觀，不許容留在外僧道行童在內潛住，取具住持人員不致扶同容隱結狀繳報，違者坐贓問罪，無度牒之人，發回原籍當差，京城內外

官員軍民之家亦不許容留僧俗混雜有壞風俗事發一體究治其有內外衙門及僧道人員或假救荒等項爲由妄行奏擾者仍聽科道官指實參劾問罪

奉　聖旨是

論西北備邊事宜疏　備邊

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覘延綏時被寇鈔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乩加思蘭之衆踵奸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駐劄而腹裡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

是以犒于榆林者，若狐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犒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延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牧爲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埸擾動，然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于我者，得

衣食之原屢起盜心處于彼者得窟穴之固遂無去志而虜勢之不戢者日甚一日邊患之不寧者歲復一歲于今矣乃者上廑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簡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剿除庶乎少酬委託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擔爵以優游于朝行賚帛與金以充牣于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從虜此輩冒功地耳）爵輕授然究其實則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弗聞掇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報甚至濫殺被擄之平民妄

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廝養、而躬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其死力哉、况復京營之兵、素爲冗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驟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杜根本、顧乃輕于出禦、以賁 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爲鼷

鼠竊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為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算精銳既盡于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而無粟弗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虛空幸而至也求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輸將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歛未能逆料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媢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

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故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寓其善理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廩庾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于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

此其論方今之積患

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疲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

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況欲復地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稱兵于塞外。以 助。然以孤遠之軍。涉于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餽餉艱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于前、洱襲于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聚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羶、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郡爲之 永靖。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僥倖于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于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坐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衂。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于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

兢至生心藩籬為之頓壞遺孽既不可盡遷爨于是益多是果何知誠為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民兵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于天子 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綏而關陝為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陝而京師為之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臣所尤不滿者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為苟

○所○謂○退○一○步○則○失一步

月之舉。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謀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啓釁而示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于兵機。上以褻于國紀。又皆此輩偷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

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乂安也。

其一

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于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為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參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略同，動有相抗之心，樂無相下之意，一遇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于境內，以規免，或遲申文移于軍前，以逗留，

欲望此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況制于監臨之人，浸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郤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輒稟于廟算，往返不免于依違。是以勇者未至于致身以効命，知者未至于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鮮專一之權，戡亂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爲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橋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

路適均，令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于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于榆林建置摠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犬牙相措，而得以立閉關之勢，蓋東執延綏之喉，衿西拊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于是遴選知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懋以大將之印，授之摠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

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諂諛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禠四夷之魂傀。而非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而緩其近功。求其大而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以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者。蓋以實

效所以濟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翊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強、卒破羌衆、李牧之在雁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算、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雁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寧塞、抵于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六七十里。且城郭寫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又况二邊墩臺相離三二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橋、轉往迤南萌

城不下七八百里此及大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突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為太息臣愚以為當于閑暇之時相度民居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為守少于此者徙以附焉更于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以為屏翰或可如宣府大同斬崖掘塹以為障塞至于墩臺亦宜增廣或取直使近或添置令密虜寇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入收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

心驚疑進退皇惑但見城堡聯絡詎能窺我實虛人畜入堡既不得剽掠之利城堡犄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于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

其二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贍養亦薄所以維持萬寓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

七千人。寧夏之兵至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者因其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纍纍。日供芻粮。歲費賞犒。虜塵未睹于一清。軍廩每至于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爲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皆使出一兵焉。然必

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使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于是及其强銳則教習而雜于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瘵則罷遣

用兵之道亦宜使可進可退

而復于畎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于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成咨怨蓋若于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在于本境征調不致于遠行民知效勞之日

有限歸閉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于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疃熟于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薦罹飢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貿利殺人刼掠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卹沿途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閒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

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袪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與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餉不濫及于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

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于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于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　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勳號或止增

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于　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机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于　朝廷而非讒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于曹武穆一劍之付、肅然秋霜、于王全斌、一裘之賜、煦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于至公、命討或由于人力、冒叨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机之誅。是邇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

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可成乎、又况守邊之要、覘邏爲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摧、神出鬼沒、迴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

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寘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人徼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于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書上有功必以其實拏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人喜於建功而重于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積緒有所稽

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于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刦營于彼以勞其佚或堅壁于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

其五所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者蓋以有百畝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粟十

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于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艱，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備卒以弗豊，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弊，至追詔罷兵而治屯田，田于極邊，以游兵而防寇鈔。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

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克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脩渭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

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爲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倆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耻于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皆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于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什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

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效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矣至於漕運尤若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粮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

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迹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

備倒運其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濬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者矣夫屯田既聚其實漕運亦復于古土無曠民國有餘財　陛下欲有所為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乎